

## 新冠疫情后大学国际分校的乐观前景

雅娜·玛丽亚·克莱伯特

雅娜·玛丽亚·克莱伯特 (Jana Maria Kleibert)：德国莱布尼茨区域发展和结构规划研究所 (the Leibniz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Society and Space)、柏林洪堡大学 (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 初级研究组长

电子邮件: jana.kleibert@leibniz-irs.de

国际高等教育的学者和从业者对国际分校 (international branch campuses) 的未来发展已进行了大量的辩论。鉴于在海外建立大学实体校园的财务投资往往具有风险，国际分校作为一种国际化战略的持久性或可持续性问题被多次提出。随着目前新冠疫情对跨国教育运作造成的阻挠，国际分校这个问题获得了新的突破口。我们是否会看到在新冠疫情之后出现关闭国际分校的浪潮？或者国际分校是否会扮演新的角色，并增加对其母体机构（本校）的相关性？在区域研究协会 (Reg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的资助下，笔者对国际分校管理人员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管理人员对未来的乐观程度令人惊讶。

### 国际分校受到新冠疫情严重的影响

新冠疫情扰乱了世界各地的校园运作。国际分校受到了疫情的严重影响，因为他们往往更依赖于学生和教师的跨境联系和流动。莱布尼茨区域发展和结构规划研究所 (Leibniz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Society and Space) 的“构建高等教育跨国空间”研究团队 (Constructing Transnational Spaces of Higher Education) 对来自 15 个国家的国际分校管理人员进行了国际调查。调查样本很好地反映了国际分校的地理分布情况。马来西亚、卡塔尔、新加坡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

国际教育中心都有至少一名受访者。总共有 29 个国际分校完成了在线调查，调查回复率为 14%。超过 80%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国际分校受到了新冠疫情的严重或非常严重的影响，其中最常提到的挑战是国际分校关闭、学生福利问题和财政困难。大多数校园 (74%) 没有得到任何财政援助来帮助他们度过危机。其他挑战涉及遵守新冠疫情相关的规定、提供教学、人力资源和人员配置，以及学生入学率下降等问题。

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国际分校经历了多方面的挑战，校园关闭的情况并不少见。地缘政治的变化，以及东道国政府为减少外国合作伙伴的影响而做出的战略决定，给国际分校的存在带来了进一步的挑战。最近，令大多数人感到惊讶的是，耶鲁大学 (Yale University) 和新加坡国立大学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联合开办的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 (Yale-NUS College) 宣布将于 2025 年关闭，并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另一个现有项目合并。高等教育学者指出了国际分校发展存在许多内在风险，这涉及到时间和财政资源的可观投资，如果分校发展失败，可能会导致巨大的财务和声誉损失。许多分校在财务上和日常运作中遇到了巨大挑战。诸如新冠疫情的危机增加了上述压力，并可能将已经陷入财务困境的国际分校进一

步推向崩溃的边缘。

## 新角色和调整后的战略

国际分校是一个异质性的类别。国际分校因输出国(sending countries)和接收国(host countries)的情况而有所不同，并且双方在设立时考虑到的理由也有所不同。一些学校拥有高度国际化的学生群体，而另一些分校则主要依靠向分校所在地的学生提供国际学位。

有趣的是，自新冠疫情以来，三分之二的国际分校管理人员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战略，开始招募更多的本地学生。例如，位于马来西亚的国际分校将马来西亚的学生作为重点市场。此外，一些国际分校已开始招收那些原本计划在国际分校输出国学习的学生。超过四分之一的国际分校利用这一策略来增加学生人数。马来西亚启动了一项战略，拟将跨国学习区转变为国际学生出国前的学习“中转中心”。通过这种方式，准备留学生们能够在出国前在国内开始上课。

尽管实际的跨境流动中断，然而，如果国际分校的承办国有大量潜在的（出国）留学生，这些大学通过其国际分校仍然能够向国际学生收取学费。对一些大学来说，国际分校构成了地理上多样化的机会，使其业务在新冠疫情期间得以继续。在较小的程度上，国际分校管理人员从邻国或区域内招收学生，少数国际分校设法获得学费以外的收入来源，以应对与新冠疫情有关的财政紧缩。

## 乐观的前景

尽管许多接收国的环境越来越具有挑战性，但在我们的调查中，国际分校的管理人

员对新冠疫情之后的未来持乐观态度，并不认为会有任何国际分校关闭的浪潮出现。五分之四的受访者认为他们所在的国际分校将至少会再开放五年。考虑到国际分校相当频繁的关闭趋势，即使在新冠疫情前，五分之四也是一个很高的数字。只有两名国际分校管理人员认为他们的分校不具复原力(resilience)，而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国际分校运作有一定的复原力，59%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国际分校有很强的复原力。甚至，诺丁汉大学马来西亚分校(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Malaysia)决定以2300万英镑收购其马来西亚合资伙伴，从而在新冠疫情期间增加对其国际分校的投资。

鉴于国际高等教育格局的变化和混合式学习的兴起，我们的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国际分校不仅能够在新冠疫情中生存下来，而且还能通过实现地理上的多样化和在中长期內有机会在多个地点进行教学来提高其本校的复原力。

这揭示了疫情后国际分校可能作为一种现象兴起的重要原因。虽然数字化和在线学习在新冠疫情期间被广泛采用并迅速扩大，但人们也深切感受到在线互动的局限性。学生们继续渴望面对面的互动，使混合学习成为一个潜在的增长点。我们不会看到实体大学空间的终结，而是最有可能会看到对校园空间的要求发生变化。大学可能会选择发展几个小规模校区，作为一个地理上多样化的网络来支持面对面的学习和在线学习。尽管我们在未来可能仍会看到国际分校关闭，但近期的经验可能会给国际分校带来新的发展动力。